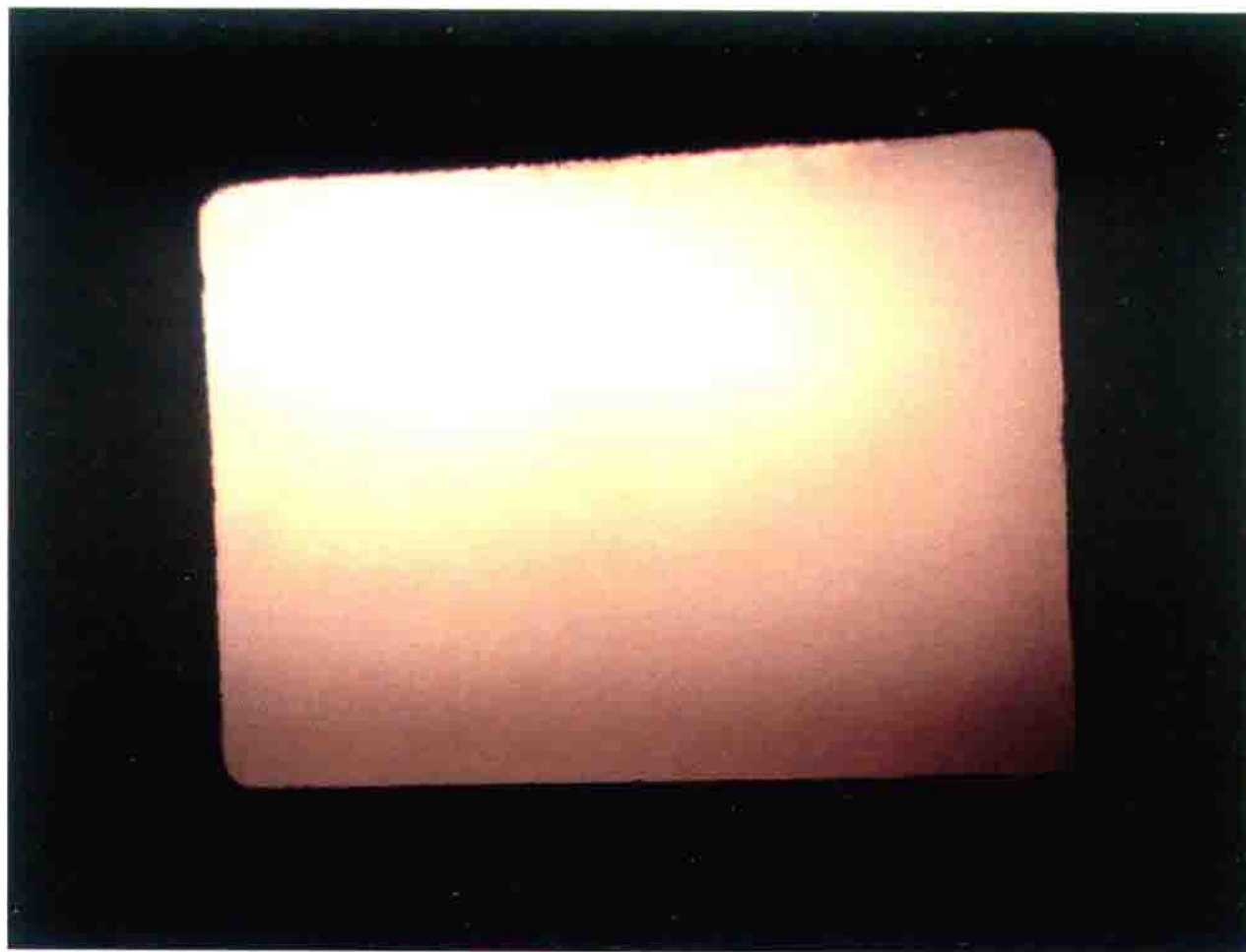


TANGUY VIEL

唐吉·维耶尔



电影

邹 琰 潘文柱 译

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唐吉·维耶尔

电 影

邹 琰 潘文柱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电影/(法)唐吉·维耶尔著;邹琰,潘文柱译.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9.2

ISBN 978-7-5404-8754-6

I.①电… II.①唐…②邹…③潘… III.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28879 号

外版图书登记号:图字 18-2018-169

电 影

DIANYING

著 者:唐吉·维耶尔

译 者:邹 琰 潘文柱

出 版 人:曾赛丰

责任编辑:唐 明 冯 博

特约编辑:陈美洁

装帧设计:CANTONBON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4

字 数:64 千字

版 次:201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8754-6

定 价:19.00 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)

TANGUY VIEL
CINÉMA
suivi de
HITCHCOCK, PAR EXEMPLE

© 1999/2018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99 年/2018 年法文版翻译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目 录

电影	(1)
希区柯克，比如说	(95)

电 影

邹 琰 译

据说，有一个八岁的男孩，人们问他蒙娜丽莎微笑的原因，他回答：“丽莎先生晚上下班回来，问他夫人：‘亲爱的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’蒙娜丽莎便微笑着回答：‘你能想到吗？莱奥纳尔·达·芬奇来给我画像了。’”

保罗·瓦兹拉威克

一辆跑车，米罗·唐德尔的红色跑车，奔驰在通往城堡的小路上，通往我们正面看到的让人肃然起敬的庄园。唐德尔是他的姓，他是个英国人，穿着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紧身外套，他把红色跑车停在庄园庭院的砂石地上。他走了出来，从他的红色跑车里（他姓名的首字母印在跑车右侧车身原有的油漆上：M. T.，即米罗·唐德尔）。不过，他刚从车上下下来，刚摘下太阳镜，关上车门，立刻，一个声音从人们不太清楚的地方响了起来。我们只知道这个声音不是从庄园内传来的，而是从花园，从庄院周围、他刚停车的砂石庭院周围的大花园，有一个声音让他转过身，背对着庄园的主门。他甚至没想过敲门，就直接朝花园走去，这并不是真正的花园，而是一些笔直高大的篱笆，似乎要把他引向一个花园，于是他开始在里面转来转去，在一行行的篱笆丛中，他以为这些篱笆会带他靠近那个声音，他以为这

些篱笆会带他走近一个花园。事实上，花园就是一行行的篱笆，全都修剪得很好，俯瞰时，这些篱笆就形成了一个迷宫。他继续在小径上转来转去，两边是碧绿的篱笆，浓密的篱笆，透过篱笆什么也看不到，到处转着九十度的弯，到处是一层层的褶子和死路，他深陷在死路里，而声音时而强时而远，因为他时而转向岔路，时而不转，路时而通时而不通，而他选择方向也是根据声音，声音似乎时而来自身前，时而来自身后，时而似乎迷失在碧绿浓密的篱笆路之间。然后，声音变清楚了，能听懂这个声音在讲什么，尽管还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。这个声音和在迷宫中的米罗·唐德尔无关，和这次会晤邀请无关，它在独自响着，似乎在讲述一个故事，似乎那个在我们视线下游动，那个叫米罗·唐德尔的人，在那无所事事，听任这个故事无视他的存在，自己讲述着。这是在讲述一个侦探故事，这一点人们很快就明白了，讲述一宗谋杀案的故事，而在迷宫中听到的，那个很清楚的声音，正说到所有侦探故事的关键时刻，说到侦探模拟犯罪事实的时刻，这个声音在说：有了逻辑一切就变得清楚了。于是侦探，那个模仿侦探说话的声音，讲述了一个肮脏的故事，一个英国乡村的故事，它模拟了刚刚结局的整个

侦探故事，声音中非常多的肯定，但这并不真是侦探的声音，我已经说过，这是某个人模仿假想的侦探的声音，这一点很快就明白了，因为这个声音说“侦探宣布”，所以，侦探并不在场，而是由某个人讲述的故事。但是米罗·唐德尔不在听，他继续毫无方向地走，寻找那个讲故事的人，并没有真正在听他讲。那个讲故事的人，他突然出现在迷宫中心，出现在被篱笆封闭起来的一个空间里，在篱笆丛中心，坐在一条石凳上，而我们看到这，真的会以为，他所在的地方没有入口也没有出口，我们以为他是凭空到那的，是自从把篱笆栽到土里的时候就被安置在那了。可还不是他，不是我们到这时才刚刚意识到的这个人，不是他在真正讲述这个侦探故事：这个故事，他把它录下了，是磁带在转动、在说话，而他，坐在一条长石凳上，他在听自己录下来的东西，直到磁带停下来。于是，磁带一停下，他拿起放在那的麦克风，继续讲故事，他从长凳上站起来，开始讲述接下去的故事，好像在虚构，在说话的过程中虚构并了结了这宗英国乡村的谋杀故事。而米罗·唐德尔，他停在一条路的当中，正好在说话者封闭空地的后面，他开始往空中跳，试着去看或者说去发现篱笆另一边的事，这些篱笆都比他高，比他的个子高，他反复地

跳，一边叫着那个人名字（在这时，也只是到了这时，我们才知晓他的名字）：韦克，韦克先生。因为唐德尔提高了声音，韦克先生?!……韦克先生?! 于是韦克问谁在那。但是那个叫韦克的人非常清楚谁在那；通过他那嘲讽的，或者说挖苦的，或者说存心不良的微笑，通过他那苍老的年纪和发胖的身材，我们明白他非常清楚那是米罗·唐德尔。但是唐德尔看不到韦克先生，于是他回答：是我，米罗·唐德尔，您要我今天来。确实，安德鲁·韦克要他这天来，一个星期五，他给唐德尔寄过一封邀请信，要他十八点三十分来这儿，到他称为黑暗庄园的地方来。米罗·唐德尔，他不知道，为什么他来。他们并不认识，未曾碰过面，在他们互相介绍的时候（安德鲁·韦克已经转开了篱笆，给米罗·唐德尔开辟了一条道路，并且使劲地笑着他开的玩笑，和他那通往他称之为露天教堂的秘密通道），我们领会到他们只是间接认识的，通过他们之间的某个人，或者说通过电话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任何确切的东西。他们开始东拉西扯，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，比方说，在这个地区租乡村别墅，或者度过娱乐休闲的时光，而韦克很快就把谈话向他想要的方向引导，也就是说他把谈话引到他的侦探故事。他向唐德尔解释他在写

侦探小说，他没有时间娱乐，他说，比如那时他刚刚完成最新一部小说的结局，错上加错的谋杀案，他补充说：您不认为侦探小说是精英人士的消遣吗？很快他们以名字互相称呼。我们的友谊是非常必要的，安德鲁明确指出，很快他们离开了花园，朝庄园走去。突然，迷宫，这个刚刚看起来对米罗如此可怕如此难以沟通的迷宫，只不过是到达砂石庭院之前，在停在那的红色跑车之前兜两三个简单的拐弯，而他们继续东拉西扯。一开始我们是这么以为，以为他们在东拉西扯，以为只是随便确定谈话的内容，可越往前，我们越清楚是安德鲁·韦克在操纵谈话。这一点，当他对米罗说，就这样，直截了当，以肯定的神气问米罗：那么说你要娶我妻子？他对米罗说得那么直接，我们便明白其中不存在任何无意义的东西，相反，人们明白他们的会面具有高度的重要性。不过，他们还是花时间进到屋里，在堆满玩具、娃娃、自动木偶、小摆设的客厅里安坐下来，他们花时间喝了一杯，然后安德鲁问米罗是否要娶他妻子，这看起来脱离了常规，超出了礼仪和逻辑，而且在当时的情景下是严重不协调的，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料到这点。我们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，起码在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。第一次看这部电影，我们完全听

任自己感到意外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明白安德鲁为什么邀请米罗。我们对此一无所知，我们等待着。我们觉得等待是完全正常的，觉得事情一开始不说明是完全正常的，相反却让人措手不及，这个句子好像在客厅里扔了一块石头，这个不协调的问题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就这样告知米罗是安德鲁妻子的情人，所以丈夫邀请这个情人到他的庄园来，而情人同意了，说到底我们还是惊讶，因为这对我们来说还是开始，而对安德鲁和米罗不是。正是已经有这个感情，他们在五分钟之内彼此非常了解（因为在电影里所有这些就是五分钟的时间，当然不是全部的电影，而是从他们握手那一刻起有五分钟了），也是有了这种感情，所以在五分钟之内有一些秘密被我们漏掉了。因为唐德尔对这个问题感到惊讶，这就不能阻止人们花更大的劲去识破为什么他要接受邀请，而且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确切地得知，从来没有，总是通过一些细微之处，通过一些细微之处我们知道是这样或是那样。我还得说：即使是今天这部电影里还是有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个谜，就像在此之后，安德鲁，就此，问米罗是否要娶他妻子（不是一个公然的问题，不是一个建议，不是，而是以虚假的带疑问的倾向做出的肯定，只可能尴尬地回答是），他补充

说他正是因此想和米罗本人有个小小的会面，因为他不想，他说，让他的妻子落到随便什么人的手里，仿佛与妻子的断绝没什么要紧，好像他长久以来理解的就是这样一种逻辑。看起来他所感兴趣的，是米罗来自哪里，他是做什么的，他其实非常清楚，这一点在他那带笑的、阴险的脸上很明显，同样这一点也不是很清楚，他怎么知道这些，他怎么知道米罗·唐德尔是什么人，在社会关系上是什么人，在职业上是什么人，在感情上又是什么人，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安德鲁的妻子，米罗的情人，意味着她已向安德鲁全部吐露了她的双重生活，应该承认这是很奇怪的事。这也是让人不舒服的地方，就是他们之前知道的一些事情超过我们这些观众，他们两个都是，而安德鲁更甚，看起来安德鲁已经预料到了所有事情，还将所有的仆人都从家里打发走，还选择了一个确定的周末。当他们还在迷宫里的时候，在第一次接台词的时候他对米罗说，我很希望您这个周末来，不是别的周末因为那样一切都会落空；这一点并没有说出来，但我们明白这一点，出于直觉明白是这个周末而不是别的周末，而当我谈直觉的时候，我是指：我们必然能感到这个时刻的必要性，当然这一点是没有意识到的，这是肯定的，但说到底我们还是觉察到了这一

点，即使还很模糊，即使我们过后才能有意识地理解到这种必要性，因为要无意识地觉察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很机灵，我很希望您这个周末来，否则一切都会落空。可我们还不清楚什么会落空。于是安德鲁·韦克问米罗·唐德尔一些问题，问他的身份、出身，一些他知道答案的问题，但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观众不知道答案，而米罗，我得说，最好的见证人，第一观众，不知道安德鲁知道答案，我希望故事到这里还比较清楚。米罗，不得不回答安德鲁的问题，开始总结他的过去：他母亲，佃户的女儿，狂热的天主教徒，他父亲，意大利人，移民英格兰，但是以前不姓唐德尔，不是，以前姓唐多里尼，这很重要，唐多里尼，这是非得要察觉的一个细节，老唐德尔为了变成英国人不得不改姓，因为唐多里尼，是一个对卖冰淇淋的人来说勉强合适的姓，米罗明确表示。他很自然地讲述这一切，好像一个年轻人在向一位父亲提亲，正是这样，米罗向安德鲁提亲，只是安德鲁不是父亲，而是丈夫，他已把米罗放在儿子的位置，而米罗还引以为乐，尽管我们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接受邀请。也许一开始就是会让人不舒服，就像在进展中由于太多的晦涩我们有时会抗拒，但在我看来他是自投罗网，他没有任何理由回应这次邀请，没有任